

论《三国演义》之“白帝城托孤”

林 宪 亮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刘备在白帝城病危,临终对诸葛亮有托孤之言:“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后人对刘备的用意颇有异议,有人认为这并非他的真心实意,而是故意激励诸葛亮的忠诚,试探其心。其实,这种推论在《三国演义》中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小说极力表现刘备的仁厚以及诸葛亮的忠诚。白帝城托孤是刘备长期对诸葛亮信任以及诸葛亮始终对刘备忠心耿耿的必然结果,这是中国古代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的典范。

关键词:《三国演义》;白帝城托孤;肝胆相照;负面言论

关羽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被孙权杀害^①。刘备为此气愤异常,不顾诸葛亮、赵云的劝阻,举全国之力进攻东吴,在彝陵之战中惨败而归。刘备接连遭遇关羽、张飞遇害以及彝陵之战失败等一系列重大挫折之后,于白帝城病故。病危之际,刘备对诸葛亮有“心腹之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遂有白帝城托孤之说。明人李贽评论道：“只此一语，便得孔明之魄，玄德真奸雄哉！”清人毛宗岗评论说：“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为真语乎？为假话乎？曰：以为真则是真，以为假则亦假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闻此言，则其辅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卷首，第八十五回回评）刘备的“心腹之言”是“真语”还是“假话”。学界从史学的角度曾有论述。由于《三国演义》对后世影响甚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能要超过《三国志》，因此，我们也有必要依据《三国演义》，还原刘备“白帝城托孤”时的真实想法，以正视听。

一、刘备——礼贤下士始终如一

刘备说出“心腹之言”之后，不久便辞世了，其真实想法似乎已经无从考证。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刘备在《三国演义》中一贯的为人处世窥知一二。刘备入川时，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攻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谄，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第六十回）刘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三国演义》被塑造成了一个理想的仁君形象，处处体现了他的仁厚爱民、礼贤下士、尚情重义等性格特征，在礼贤下士、尚情重义方面尤为突出。《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便讲述了刘备与关羽、张飞的结义情节，三人结拜时发誓云：“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他们也践行了当时的诺言。刘、关、张虽云君臣，实则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关羽被孙权杀害后，他不计利害关系，不较花甲之躯，不顾诸葛亮、赵云的劝阻，举全国之力，亲率大军伐吴，为的是替关羽报仇，不可不谓之是义薄云天的壮举。第四十二回

“赵子龙单骑救主”之后，赵云双手将阿斗递与玄德，“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刘备甚为器重的赵云舍生忘死地把阿斗救出，刘备摔孩子并非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刘备是为了“收买人心”，而是应该看作刘备的爱将之心胜于爱子。第三十六回“元直走马荐诸葛”，孙乾劝刘备不要放走徐庶，以防为曹操所用，刘备说：“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在为徐庶送行之时，“玄德不忍相离，送了一程，又一程。……玄德立马于林畔，看徐庶乘马与从者匆匆而去。玄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将奈何？’凝泪而望，却被一树林隔断。玄德以鞭指曰：‘吾欲尽伐此处树木。’众问何故。玄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刘备对待徐庶完全从尚情重义的角度，而非功利主义。刘备成全了徐庶，自己却失去了左膀右臂。这些都表现了刘备一贯的尚情重义、礼贤下士的高贵品格。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刘备临终时引用古人所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熹解释说：“鸟畏死，故鸣哀；人穷反本，故言善。”鸟因为怕死而发出凄凉悲哀的叫声；人因为到了生命的尽头，反省自己的一生，所以能说出真诚的话。刘备对诸葛亮的“心腹之言”也颇符合一个人临终时的心理状态。白帝城托孤，被后世人所津津乐道，并被视为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的佳话，这是不应该被误解的。

刘备虽然号称“皇叔”，其实出身非常卑微，不过是织席、贩鞋的草莽英雄。他之所以能干出一番事业，靠的主要是“人和”。所谓“人和”，也就是他身上所具有的能识人、善待人的人格魅力。自从司马徽、徐庶推荐诸葛亮后，通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刘备一直对待他可谓信任有加、言听计从。诸葛亮辅佐刘备不久，便引起了关羽、张飞的嫉妒，“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关、张二人不悦，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第三十九回）诸葛亮出山之后，刘备即表现出对他的高度信任，并一以贯之，因此，才能出现令人感动的托孤之举。而刘备唯一没有听取诸葛亮的建议，是因为要替关羽报仇，执意举全国之力，亲率大军进攻东吴，结果破坏了联孙抗魏的战略方针。不过，刘备替关羽报仇之举，亦可显示出他的重情尚义的品格。

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之前从来没有怀疑过诸葛亮的忠诚，当然，诸葛亮也从来没有做过让刘备有所怀疑的事，因此，白帝城托孤，对于刘备而言，并非突然，而是他长期对诸葛亮信任的结果，这种信任包括他对诸葛亮治理国家的能力以及对蜀汉政权的忠诚。

二、诸葛亮——拥刘忠君至死不渝

长期以来，人们把诸葛亮当成智慧的化身，这种体验无疑是跟《三国演义》的深入人心有莫大关系。诸葛亮初出茅庐即为刘备提出“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方针；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火烧博望坡”“草船借箭”“七擒孟获”“空城计”等战例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出神入化的智谋。《三国演义》中，以智谋著称者比比皆是，曹操、司马懿、周瑜、吕蒙等都堪称多智多谋者。但是，与诸葛亮相比，他们就不免显得相形见绌了。毛宗岗称诸葛亮为《三国演义》“三绝”中的“智绝”。其实，诸葛亮更是一个“忠”的楷模，他所忠诚者谁？刘备也，刘禅也，蜀汉政权也。

诸葛亮自受玄德“三顾茅庐”出山之后，屡建奇功，深得刘氏信赖。诸葛亮也多次表达了对刘备的

崇敬,尝云:“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第四十三回)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辅佐刘禅,力撑危局。《出师表》一文,既体现了他对后主的殷切期望,更多地表达了他对刘备以及蜀汉政权的忠心。诸葛亮六出祁山,在第四次伐魏时,形势大好,不料后主刘禅听信谗言,将他召回。诸葛亮说:“吾如不回,必有佞臣在侧!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一百回)当“建功”与“忠诚”发生矛盾时,诸葛亮毅然放弃千载难逢的建功良机,而坚持了矢志不渝的忠诚,并且没有为自己找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类的借口。诸葛亮临终时也念念不忘他对蜀汉政权的忠心与使命,云:“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死。”(一百四回)诸葛亮的忠心亦深为魏主曹睿所钦佩,云:“昔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托孤于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尽忠诚,至死方休。”(一百六回)

应该明确《三国演义》中的白帝城托孤,刘备对诸葛亮是没有疑心的。因为自从诸葛亮出山之后,刘备对他的人品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反而诸葛亮初次用兵时几次制止了其他人(如关羽、张飞)对他的怀疑。诸葛亮也从来没有担心过会被刘备所猜忌,因为他一心忠于刘备及蜀汉政权,是问心无愧的。刘备在《三国演义》中主要以“仁君”的形象出现,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优点,即善于识人,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诸葛亮。例如在对马谡的鉴别上,刘备临终前曾专门告诫诸葛亮,“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亦深察之”。(第八十五回)然而诸葛亮并没有完全放在心上,以致出现“马谡拒谏失街亭”“孔明挥泪斩马谡”的悲剧。刘备通过与诸葛亮长期的交往,十分清楚他的人品。因此,刘备对诸葛亮是绝对信任的,他完全没有必要在临终时试探诸葛亮。事实证明,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始终对蜀汉政权忠心耿耿,为了报答刘备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可谓不惜余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临终前就考虑好了接班人,但并没有把自己的亲属安排在重要位置,“吾死之后,可任大事者:蒋公琰其宜也……费文伟可继之”。(一百四回)这些都说明他根本就没有二心,完全出于对蜀汉政权负责的态度。

无论是《三国志》中的诸葛亮,还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都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历史文人骚客创作了大量赞扬诸葛亮的诗、词、曲、赋、楹联等等,这都显示出诸葛丞相以其“忠义、智慧、恪勤”的堪称完美形象,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例如,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明人李祥《三国志传序》“托孤寄命,矢志靡贰,孔明又何忠贞乎?试读《出师二表》,令千载而下慷慨激烈,宁非扶纲植常之一大枢哉?”等等无不反映了后人对他的崇敬之情。诸葛亮感动了千百年来读者,其原因并不仅是他有过人的智慧,更在于他忠贞不二的高贵品格。

三、刘备的负面言论与《三国演义》人物形象的塑造

《三国演义》深刻反映了三个政治、军事集团的尖锐斗争,一个个政治、军事骗局,一幅幅勾心斗角的场面,令人眼花缭乱。民谚有“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之语,意为少年血气方刚、易于冲动,看了《水浒》学里面的英雄好汉,容易造成不良后果,所以“少不读《水浒》”;而老年人读《三国》,洞悉其中的尔虞我诈、阴谋诡计,难免会愈加老谋深算、沟壑满胸,因此“老不读《三国》”。在《三国演义》中,老奸巨滑的阴谋家数不胜数,曹操即是被毛宗岗称为“奸绝”的极端典型。独霸江南一隅的孙权亦同样阴险狡诈,第七十八回,他杀害关羽之后,形势非常不利,于是遣使把关羽的人头献上,并上书曹操,“伏望”曹操说“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自己愿“率群下纳土归降”。孙权的意图是曹操与刘备

之间发生冲突,同时使刘备一方更加反对曹操,然而,这种伎俩很快就被曹操识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在这样一个政治、军事环境中,刘备是其中的另类,他被罗贯中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三国演义》对刘备的仁爱、宽厚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如理政新野:“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当阳撤退、携民渡江:“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兵进西川:“秋毫无犯”,百姓“焚香礼拜”。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虚伪”的感觉。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感受,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因此出现了许多关于刘备的负面言论。白帝托孤,就《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对刘备性格、品质的塑造来看,这完全是极为自然的行为,符合人物性格,并非必如李贽所言系其为“奸雄”云云。李贽的评点,离开了《三国演义》文本,陷入了现实生活的经验之中了,而这种经验又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再如关于刘备的歇后语:

刘备借荆州——光借不还。刘备卖草鞋——人软货不硬。

刘备摔阿斗——笼络人心。刘备摔儿子——收买人心。

刘备摔阿斗——做给人看。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

白帝城托孤——试探人心。刘备白帝城托孤——试探别人的心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本来是一个正面的形象,那么,为什么产生这样的负面的言论和歇后语呢?这与《三国演义》对刘备的过度描写有关。例如: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试想,蜀汉政权难道能通过刘备的哭得到吗?显然是不能的!刘备之所以爱哭,正是他太仁厚,太重义的表现。《三国演义》为了塑造刘备的“仁君”形象,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加在他的身上,并把他无限放大。其实,这是严重脱离现实的,“由于作者对历史现实中的刘备某些宽仁的个性作了过分的夸张与渲染,导致了人物思想、行动的失真,从而产生出审美上的距离,不能打动读者。”例如关羽、张飞劝刘备接受徐州牌印,他便要“拔剑自刎”;在樊城撤退时,见数万百姓因他而受难,便“欲投江而死”;他常说的话,如“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孤不愿其死,不为不忠不孝之人”。这些都缺乏现实,不免使人感到虚心假意。所以,“刘备白帝托孤”也是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言论,认为是刘备试探人心,“假话”。正如鲁迅所言,“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是在批评《三国演义》塑造人物上的缺点,即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但是要注意只是“似”,而不是“是”。换言之,《三国演义》描写刘备的“长厚”,不是“真伪”而是“似伪”。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刘备的原因,而是罗贯中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完美形象所造成的。

其实,历史中的刘备,并不像《三国志演义》所描写的那样完美,例如《三国演义》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当时刘备为安喜县尉,督邮到此县检查工作,刘备求见,督邮不予接待,刘备盛怒之下直闯入内,把督邮推翻在地打了二百棍,又把督邮拴在马桩上,把县尉的印绶挂在督邮的脖子上扬长而去。《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认为刘备鞭打督邮会有损他的宽厚形象,于是把鞭打督邮这件事“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到了疾恶如仇、脾气暴躁的张飞身上。如此描写,意在把刘备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仁君形象。陶谦欲把徐州让给刘备,而他固辞不受,“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更为甚者,作者为了表现刘备在普通百姓中的地位,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情节,例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人刘安“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在这种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符合艺术真实

的描写,不但不能增加刘备形象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反而使之变得越来越虚伪,可谓过犹不及。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过于理想化,缺乏历史和现实生活依据,以致使刘备的形象失真,无法取信于读者,从而产生了一些负面言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打下江山的帝王,刘邦、赵匡胤、朱元璋等人,他们或雄才伟略、或善用政治手腕,或本性凶暴残忍等等,都不能像刘备那样仁慈、宽厚、礼贤下士。刘邦、朱元璋得到江山之后,大开杀戒,许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文臣武将,都成为“兔死狗烹”的典型,所以,人们对帝王尤其是开国皇帝还是有清醒认识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三国演义》中刘备的“仁厚”是不现实的,是严重缺乏历史根据的。而诸葛亮的“智”,关羽的“义”,虽然他们在历史中都没有达到小说所描写的程度,但是我们大体可以看到类似的人物,例如乐毅、管仲、张良等,与诸葛亮类似。关羽所体现出的义气,深为普通百姓崇尚,同时关于义气的故事也时有所闻,例如“三言二拍”中的《羊角哀舍命全交》,就是民间朋友之间的可歌可泣的尚情重义的故事。

《三国演义》突出刘备的“仁厚”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刘备常常以泪洗面,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总之,之所以产生这种不好的言论,主要还是因为《三国演义》想把刘备塑造成一个过度完美的仁君形象,但结果反而失真,以致后人对刘备“白帝城托孤”的用心产生了怀疑。

余 论

“白帝城托孤”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是这样记载的,“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关于遗言的描写,《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几乎是一样的,仅有个别文字上的差异。从历史的角度,如何认识刘备的“白帝城托孤”呢?刘备是真诚,还是虚伪?《三国演义》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这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陈寿在《三国志·蜀志·后主传》对其评曰:“先主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历史上的刘备与《三国演义》是有共同之处的,这就是他的礼贤下士以及对诸葛亮的高度信任。例如,“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东晋史学家袁宏评“白帝城托孤”时说:“及其临终顾托受遗作相,刘后授之无疑心,武侯处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贰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君臣之际,良可咏矣!”这说明在离三国不远的两晋,刘备托孤被认为是真心的,而非虚心假意。清人黄恩彤评论说:“‘自取’之言,先主岂犹不谅诸葛乎,抑有激而云乎?曰:非有激也,诚也。然则不且失言乎?曰:先主生乱世,阅变故多矣。习见夫操相汉而取汉,且琮不才而为操取,璋不才而为己取。当此群雄虎争,非才无以立国。子而不才,其为人所取也决矣。与其为他族取,而吾子无措足之地;不若丞相自取,犹必有以全吾子也。此君臣值艰难之际,发悲痛之辞,未可局以常理也。”长期以来,从历史的角度,一般也认为刘备的临终之言是真诚的。另外,白帝城托孤时,除了诸葛亮外,还有李严,《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云:“先主疾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李严的作用并不是为了掣肘诸葛亮,而是为了维护整个蜀汉政权。因为李严曾是刘璋的部下,在益州一带颇有影响,因此,蜀汉政权的安定需要他,但是他不能因此自重,必须要服从诸葛亮,这是刘备在遗嘱所流露的思想。

自从《三国演义》成书之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认可,其传播的范围与程度远远超过《三国志》,

并成为“四大奇书”“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连续剧、评书等也扩大了它在民众中的影响力。20 世纪 50 年代末,学术界曾有“为曹操翻案”的大讨论,其实,这也是《三国演义》所塑造的故事、人物形象深入人心的表现。因此,我们有必要澄清或还原《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所塑造人物或故事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以免对读者产生误导。人们对于三国故事的认识,容易把《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等史书相混淆,乃至混淆了里面的人物以及事件:须知,《三国志》对待人物及事件不能以个人感情好恶而改变立场;而《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它寄托了作者乃至人民群众的普通愿望。刘备对待诸葛亮是真诚坦荡的,“托孤遗言”是其真情的流露,不该怀疑成其临终的欺诈阴谋。在中国戏曲中,多有改编白帝城托孤的戏剧,在京剧、川剧、徽剧、秦腔均有此剧目,如《白帝城》《永安宫》等。这说明在中国民间,人们相信刘备的“心腹之言”乃是 he 真实的想法,并得到了普遍认同。

注释:

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第 697 页。

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035 页。

彭起跃:《也谈“三顾茅庐”“白帝托孤”》,《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 年第 3 期。

方北辰:《刘备遗嘱问题再考察》,《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 年第 6 期。

《论语·泰伯第八》:“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齐鲁书社,1992 年版,第 76 页。

《全像英雄三国志传》卷首,明万历间刘氏乔山堂刊本。

参见周骋:《新编歇后语大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

宋常立:《理想与现实之间——谈〈三国志演义〉里刘备形象的创造》,《〈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87 页。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 918 页。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 892 页。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 916 页。

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 671 页。

据咸丰七年本《三国书法》卷九《蜀志·诸葛亮》,黄恩彤“刘备托孤”之评语。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 891 页。

作者简介:林宪亮,(1980-),男,山东梁山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黑龙江省文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联系方式:林宪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 50 号,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邮编:150080 邮箱:Linxianliang2008@126.com 电话:13613607109,0451-83142184。